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清江文集卷二十二

明 貝瓊 撰

中都藁

巢雲對

淮南蘇恒屋於千仞之厓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乎户牖與野馬絪緼不絶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吴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

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别乎鳥獸已謂之巢者
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
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爲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
顯晦之跡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絶吾請與子論之可乎
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
屬羣山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之
約之如跂如騫文牕洞開朱拱鈎連盤盤囷囷仰不見
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

爲何如對曰楊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炎之爲貴也吾惡爲哉曰下隰高原我圃我樊葦石其間可遊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冢錯落星布嵌巖雲滃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横駝馬交踵神侔擘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卉駢生修條上竦回飈激芳紅褰翠涌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金谷既虚而二十四友爲禽宜來者之所戒復忍襲其轍乎曰高

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根洞庭爲池浩浩
沄沄鳧鷖往來候雁千羣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
壅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爲何如對
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
勞民爲之而勢危累棊者君子不予也刓其下者罄千
金以奉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
張乍抑乍揚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
鸞停鵠翔揚蛾聯娟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

纓繼權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恥事估畢擊丸六簙遨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酌杯觀五湖埕視四嶽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鄙哉貴遊子弟席奕葉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黄閣趨紫垣理萬民

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柄魚鑰初啟鶴蓋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禄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絜知校能奚翅鵬鷃之相萬又可以妄覬之邪茍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壑一丘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潔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覩於彼而不覩乎此葢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爲物囿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囿也藏於山

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溢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雪泯乎其不可執也敝乎内外爲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爲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而昵吾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至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招太白小匡廬卑少室逍遥徜徉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囿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惑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也東吴生恍焉若失乃

爲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沈溺者悪覩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録其對

藏六說

秦府奉祀天台王文中題其室曰藏六客怪而問之曰抑聞北方之有玄夫乎玄夫泝淮絶江造龍伯於珠宫龍伯見之甚悦遂引之同載逍遥蓬萊之墟因語曰若雖身被重鎧其中實怯蹣跚而行不能興尋尺波濤而

與蛙黽錯居何其志之卑而行之汙也吾嘗乘雲往來挾雷雨驂天衢呼吸之間平陸成浸豈不壯哉始居龍門積石幽絶險阻以爲弗稱徙之洞庭又以洞庭爲隘徙之大瀛海在赤縣神州之外三韓以東百越以南廣袤三萬里皆吾藪也若一覯而顧之乎玄夫仰而歎俯而謝曰吾安敢同於伯邪或小或大乍顯乍晦上極無窮旁周八荒所以佐造化澤萬物此神而不物者吾猶不離乎物也安敢同邪然吾之先當神禹時獻書於洛

之汭禹取之則爲九疇以傳萬世循之則治易之則亂又九江之族能逆未至定吉凶三王以來俾守宗祧世掌其職其後有爲清江使止于豫且遂見夢宋元王以求脱元王信衛平讒不遣卒爲所刳至今爲大恥吾懲吾祖故逃之無人之境或伏千仞厓下或遊泥塗之中存一氣出入息之間久亦不死且至千歲固未嘗有求於人人亦不吾求也庶幾免矣龍伯曰不然翼者能飛足者能馳喙者能鳴角者能觝若所言必當所戰必克

苟見辱於支牀孰與爲國大寶光復前業何爲齪齪如此丈夫慼然而却曰斯言過矣爲國大寶適喪吾寶也使喪吾寶又何可寶邪抑又聞古有豢龍氏有擾龍氏龍非人之所能測亦非人之所能制也以其有欲遂得飲食之吾恐龍之大欲爲劉累之豢且擾反教吾出而爲寶曷若逃匿下遊泥塗默焉而不言伏焉而不前以全其天故曰深藏若虛龍伯曰嘻智士也可謂善於謀已者也世之衒智而媒禍者多矣幸聞其言盍以丈夫

爲法宋蘇文忠公涉歷患難之餘故有隱若龜藏六之語豈悼所行之非而始悔於後歟客毋怪也因紀其說

神監說

市有瞽者河南董敬精術數人從而質其禍福者滿戶遂以神監爲號衆亦信之無疑或曰人之神寓於目惡有離目而神哉是又瞽之甚矣廼爲之觧曰梏於形者目瞽而神從之妙乎物者神存而廢目可也且目能監物不能不蔽於物察乎小而不周乎大明乎近而不通

乎遠惟神則無不照焉故莫得而蔽之者此人之所以
聖也又奚待於物邪是知神之所監奚翅目之所監目
之所監監於有也神之所監監於無也有者天下之所
同見而無者非天下之所同見也見天下之同見者不
足以爲明況一蔽於物則吾之目已死矣能見天下之
所不見然後爲至也嗚呼神豈易言乎今敬必掖之而
舉足終日若處暗室中天地吾不知其廣也日月吾不
知其明也太山吾不知其高也玉雪吾不知其白也南

咸白台吾不知其姣也由弗善於監也而洞究四聖人書以人生年月日時手布策衍先後天之數凡大官小吏或通或塞或夀或夭極論於未至之前而悉徵於歲月之後非神之通於造化者乎然敬豈靈於通塞夀夭爲神也神固在於一而不戾乎數也噫瞽而至明雖不見其所同見而見天下之所不見如此彼有目而昧於見者何其多也吾因之而有感焉故書以贈之

敬說

抑嘗觀夫操舟者乎其器既備其工既習以運萬斛之舟濟天下之險若可恃也而有不可恃者焉蓋險不在於險畏險之匿於無形也泝洞庭上三峽出龍門過灩澦卒遇洪濤震蕩日晦無光又束於亂石利侔白刃苟失毫釐輒從而溺於是志必壹力必齊復號呼神明以求其庇幸而獲所止薄焉則椎牲釃酒更賀大噱以爲脫命於沈冢之鬼已然其所以能濟者知險之當戒雖洞庭之廣三峽之怒龍門之峻灩澦之深若履閾閾之

近歟及其既出而放乎平波細流天風不作可以一日千里矣待夫善操者而後能也或覆而不救内黶鼋鼍魚鼈者器非不備也工非不習也病於玩肆縱佚不知遇險於至安也使如向之所經凛乎若險之在前而無時不戒焉又焉及於是哉由是觀之敬與怠之分而得失之形如此天下莫不知之矣惟人之常情慎於險阻不通之際而忘於尋常無事之時明於憂患困辱之中而昧於得志安樂之日故無以善始而善終者非止一

事而已此余歷考古今而深悼之也四明胡莊字敬德求余說至六七而不勸夫敬者德之聚求諸經可見余何說以復吾子也嗟乎事無巨細一以敬爲主不徒謹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其有不濟者乎敬德在刑曹三年爲太學典膳二年日觀禮儀之講法度之施敬可知矣尚毋蹈操舟之過吾知其處高位享厚祿無疑也其勗之哉

說玉贈樂君玉

論天下之物莫上於玉衆皆知而好之而聖人亦不廢也孔子曰君子比徳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徳也苟有其一莫不以爲異矧兼衆美如此而魏文帝區區以色差上下恐知玉哉古者朝聘用玉祭祀用玉至於無故玉不去身使白如截肪黄如蒸栗而其徳不足稱

且同乎珞珞之石棄於抵鵲而已君子奚取哉文帝於
玉葢有所未盡也然余又有說焉仁也智也義也禮也
樂也忠信也皆德之在我廓之而配天地者所以可尊
可貴也豈玉之一物所能比而同之邪玉備是德故貴
於天下之物人或病焉仁弗類溫潤而澤也知弗類縝
密以栗也義弗類廉而不劌也禮弗類如墜也樂弗類
其聲也忠弗類瑕瑜不揜也信弗類孚尹也惡得爲君
子則可尊可貴者在玉而我捫然不及一物已其天之

鍾於人者嗇而不足抑物之無知而全其質人或敗於外而不能全也乎嗚呼彼産於荒遠之地深山亂石之中翳而弗章閟而弗發而萬金十城之賈定於未遇之先刻絶倫拔類之才爲人所求者殆過縣黎結緑矣徒知好玉而不知自反孰非惑歟余觀孔子之言竊衍其義以自厲臨淮知縣事樂僕君玉粹然玉也擢於紫垣烏府無施而不可也洪武八年春秩終朝京師考其績爲諸邑最上復命還撫其邑人遠近悦之余辱與之交

迺書此爲侯屬庶知已至而愈不至其進何可量哉

黄國華傳

黄國華字叔文處州麗水人性方嚴好禮終日衣冠危坐而施舍無倦宗族賴焉歲歉必賤直糶粟以活民或大雪有不舉火者輒遺之里中爭者多從直其辭宋德祐間惡少年羣聚爲盜包氏族最彊號包家洞林其能搏虎號林大將刼掠旁郡吏莫能制惟憚叔文不犯境一日殺牲盟里橋圖爲變叔文適過之衆驚散曰長者

得無閒之乎叔文知之乃召與飲喻以禍福因出金帛於庭曰汝以貧爲不義以此助汝衆慚弗敢取而去廼追與之元兵下處州諸爲暴者率改行老於田里歲時相率詣門羅拜曰向非長者吾屬且盡今寧復有今日邪所居之地曰弱溪初大家右族爭辟患其中重貨山積及聞兵猝至委之而走居人欲乘時畧所有叔文叱止之命左右收貯一室事定召其主悉歸無遺有何通判者其裝無算子孫至今猶德之數與人道其事後年

八十六終

貝先生曰昔余預編元史凡朝廷大臣下至巖穴隱逸無不備録爲傳一言一行雖小必見若叔文者仁以周約義以革暴方亂離中屹然爲一境所恃豈不足方古之王彦方乎時有司弗能訪其事上之使紀載有闕惜哉後七年其五世孫夢池擢泰府紀善見余成均言其始末故私筆於册庶備異時太史氏采擇云

怡怡堂銘

廬陵郭惟琛氏唐汾陽忠武王後也與其弟獻琛同居共事和奏塤篪名其堂曰怡怡乃為之銘曰

翼翼高堂兄弟居之兄弟孔宜穆乎春熙有酒在壺有琴可鼓靡朝靡夕唱余和汝惟花有跗鮮鮮敷榮其俯若覆其仰若承惟木有枝鬱鬱交布或屈而辟或拱而附吾有兄弟實類於斯我奚弗如感彼無知弗恭厥兄弗念厥父俾親作讐曷異豺虎嗟郭琛氏忠武之孫上下怡怡餘慶猶存勿間於外勿惑於内彼之聽讒德由

而敗我作銘詩匪夸以言爰繼鷫鴒溥者宜敎

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

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事也因作箴以貽

之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

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

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

不欺苟内外如一吾又何爲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寔禍之基藍臺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爲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爲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有冀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畆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一出一入勉哉無懈

右敬箴

凌人者恒爲人尤下人者恒寡吾讐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悦噫意盈必招損

惟畀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諼

右謙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馳車僨馬驚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於至微必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爲虞無虞吾馬可恃爰作斯箴永爲人規式戒其怠長樂公是師

右謹箴

䟦陳白雲家乘後

漢王恢議擊匈奴韓安國爲不如和親便時附安國者衆帝遂從之宋紹興間秦檜議與金平而胡銓上疏請擊之後敷文閣直學士陳憲肅公良翰懇懇論其失策以漢之强而言擊者不便以宋之弱而言和者爲失余切惑焉葢匈奴之爲邊患久矣高皇帝嘗困於平城終不與較至武帝慨然有開拓四夸之志遂與之絶中國之民始騷然不得休息矣安國之議豈不以固本爲事而合王道之正哉若𢑴丹之於宋造其國虜其主以肆

虎狼之毒神人共憤非若匈奴之冦掠而已也爲人臣
者當練卒選將誓雪大恥以慰天下不得偷生於朝夕
也銓良翰之議爲得春秋之義矣故漢用兵而海内凋
耗幾至於危主和者豈不愈於貪功之算乎宋既通好
納幣徒下穹廬之拜而二帝之梓宫不返疆土日削委
靡不振遂訖於亡則檜之賣國事讐人類滅爲禽獸可
勝誅耶嗚呼胡銓欲斬檜既斥於前而良翰劾湯思退
等復不容於後余故以爲宋之人物殆過於漢特屈於

大奸而智畧不伸耳朱子狀其行而極稱之公論之不可泯如此及來中都識其五世孫公完一日抱家乗見余求志於後因得以論之云公完兄弟八人以先府君命[闕]同里之王氏且不忘所出而詳其世次藏之於家以示子孫其賢於人何如邪君子於此尚有所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簡中

清江文集卷二十三

明　貝瓊　撰

中都藳

書理齋卷後

百年之木震於雷霆厄於霜雪而盤根錯節狀若龍虎宜不易攻也必有理焉苟得其理則斵之削之剞之劂之剛者失其剛堅者失其堅或者弗察縱横而欲以力勝焉至鈌折其器而終亦不能克也由是觀之天下之

事未有出於理之外者奚待私見妄爲反其所當然而強其所不順也哉大抵因於天者易出於人者難爲其易者成事其難者敝奈何代之曲士曽弗若梓人之智也余方喈此而燕府長史理齋朱公其能以是爲的乎公之爲人自少至老得喪一致平居無事則取中庸大易二書讀之恒語學者吾無大過人者惟一主於誠而已非所造之精而能之乎初公以事至崇徳余嘗遇之於途及余爲國子助教始獲數見之京師則相距已四

年矣今年公扈從親王度江而余亦分教中都生相與盍簪累日且八年之中所與遊者十無一二惟公歸然獨存尤足感者一日持卷求理齋之說故舉其所見如此嗚呼是理也塞天地亘古今泥物而求之不知先乎物也舍事而言之不知貫乎事也余特以一端論之若夫極其無形以合中庸大易者亦無假於余言也尚從公而質之

書九歌圖後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陽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簋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纛飛揚晻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飄若驚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斑斑者湘君其後風棠月珮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叟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

葢者猛士擁劒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擐甲執弓矢眥裂鬚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黿水中者河伯也而山石如積鐵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怪可怖

者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余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葢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翅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於各圖之後可謂二絶已間持以過余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爲天之貴神司命爲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爲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爲君謂之

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内如湘君湘夫人也蠻荆荒逺之域民神雜糅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儌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廹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説者未之能察朱子爲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

鬱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令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

跋彩煙楊氏家乘後

士知重其宗者必有譜而屬之遠近咸得通而維之其廢也恒由子孫日降而卑遂至忘其所出無足怪者間

有修之散佚之餘近及三四世世而止或五六世而止彼崛起閭閻間者又遠求往古不别其類而强附之豈非誣且僭乎隋之苗裔有越彩煙楊氏上考文帝之前下推滎王之後凡若干世録其可知而缺其不可知者既不失於忘亦不失於誣且僭矣楊太史既爲之序因書其後云

跋堅白先生傳後

右堅白先生傳番陽周公伯溫所自作而其高風峻節

畧見之於此葢公博學工文尤善篆隸初入太學月試
季考恒出諸生上以蔭授南海簿四轉至宣文閣監書
博士兼經筵官升崇文監丞出僉廣東福建二道廉訪
司事尋除翰林待制崇文少監又陞翰林直學士轉兵
部侍郎至正十二年除監察御史扈駕灤陽二年多所
建白聲名益起再除崇文大監以母憂去官起復爲江
東道廉訪司使歴兵部尚書由兵部爲淛西道廉訪司
使十七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時淮冦張士誠轉掠

江南遂據姑蘇其勢尤盛累征不下公單騎而往直抵
城中喻以逆順禍福士誠大悟即稱臣入貢繼除太常
禮儀院同知未上改江浙行省左丞又改南臺侍御遂
升中丞而年已七十矣以榮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致
仕公始與宣城貢公泰甫同時而才名亦相伯仲自元
有天下南士之居臺諫者實鮮二公始海內翕然望其
有為而二公亦以正君自任特遭時之變不得究其所
施使前十年用之則其事業章章又何如哉伏覩辭翰

歎息久之謹識於後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

中星解

中星見於作歴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葢南言朱鳥則知東爲蒼龍西爲白虎北爲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爲鶉火西爲大梁北爲玄枵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爲星東爲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

互見爲文哉夫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爲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

近斗井斗不可的指而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虚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茍以爲互見其法無乃甚疎邪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卜洛辨

余讀洛誥周公獻卜之辭曰余惟乙夘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陳氏釋之曰卜乃召公而周公曰我卜者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學者皆喜其說遂至舍經用注以爲周公未甞再卜也何其惑歟按召誥召公三月戊申卜宅乙夘周公至洛蘇氏曰是日再卜其言是矣葢作邑大事也所當詳考夫天而定鼎土中豈以召公既卜而遂不卜乎且召公卜以戊申周公卜以乙夘

相距七日惡有周公不卜而言我卜以欺其君哉忽大事而欺其君吾知聖人決不如是也由是觀之謂二公之心既一故二公之卜亦一則可謂二公不卜而遂用其卜則不可陳氏務爲好竒之論不知何以必其不再卜邪其誤學者深矣或曰董鼎集諸家之説以附蔡傳必以陳氏合於經而取之曰鼎於蘇氏陳氏二家無所折衷前録其再卜之説後録其不卜之説以待學者審而擇之今當直據經文豈不白乎而二家之異同不必

論者然蘇氏猶本之洛誥直而不謬陳氏則曲而費辭矣使主陳氏而斥蘇氏豈其喪心瞽目而弗之察歟大抵陳氏於書固多乖戾而此章雖非大義所關亦不可不辨

學校論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於禮收其心而進於道剛者矯而巽邪者正而中鈍者攻而鋭昏者發而明戇者變而通入焉有孝弟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

由於教而然邪然所以教人者非強之以其所無也因其性而爲教也性之出於天者本一則無不可學而至惡有過不及之相遠哉苟棄而不教則剛也邪也鈍也昏也聽也囿於氣質之偏一定而不移也此聖人之所深憂而學校之設其亦有所不能已豈非爲政之急且重者乎故天子之都則有辟雝諸侯之國則有泮宮下至一鄉一遂莫不有庠序之制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其道之也有方其選之也有序可謂至精至密矣漢之學

校興於孝武唐之學校盛於太宗雖未及乎三代而一時之效有可論者奈何後世視爲弁髦勢恒屈於有司遂岐政教爲二人才風俗益不逮古嗚呼制乎外曷若全乎内治其末曷若求其本而有國者或未之思歟洪惟國朝混一之初首及學校府置教授弟子四十員縣置教諭弟子二十員兩京之地則立國子學有官有師教之既勤廩之既豐將陶一世之人復於虞夏商周之盛非徒苟且以徇名也然或懼而不樂何邪蓋天下兵

爭久矣禮樂廢而弗講中原數千里無弦歌聲而耳目濡染不過操弓矢事鋤耰而已夫安肆放逸之餘一旦束之使誦詩讀書往來有禁出入有時此仁之以爲禍之勸之以爲強之亦其情也雖然吾既因其性而爲教辟之於水導之則行不患其塞而爲害疏之則下不憂其激而反流亦惟寬以俟其成和以使之復耳而復誘其勤以懲其怠進其能以恥其愚則皆奮然用力而不懈矣抑聞之子弟之趨向在於師師不尊則教不行教

不行則道不明必擇博學潔脩之士以爲儀表焉余承乏助教五年睹其得失故爲説以責其下而重於得師如此作而新之正在於今日

與楊秉哲書

奉書秉哲録事左右相去只尺久病不得數見前幸少閒輒造幕府獲覩史約序文甚竒義甚正方厭今人之文腐熟無足觀者忽遇班固馬遷之在前如寐而覺如醒而醒何其快也然尚有所論者欲再往而不果敢以

書布之左右焉古之史官據事直書而已司馬文正公約舊史之文作通鑑一書而其義則大正於朱子之綱目焉上下數千年間未嘗不爲之歎曰周之有秦漢之有魏晉之有宋周之有隋唐之有梁何前後之相襲同一轍也且彼不顧而爲之者莫不以爲歷數之當然所賴秉筆君子明大義於後世使監者知力可逞於一時而不容於百代如此苟曲筆以徇其所爲亦豈畏之而然邪將爲當然而然也考之朱全忠事至今五尺童子

皆知爲唐之大盜甚於漢之曹操操不急於受漢禪全忠敢於受唐禪朱子書曰梁王朱全忠更名晃稱皇帝猶書魏王曹丕稱皇帝之例惡之已甚斥之已明而與上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下書漢中王即皇帝位者萬萬不同矣且當是時王建稱帝於蜀契丹稱帝於幽州王延鈞稱帝於閩紛紛僭竊朱子皆存而書之書晃稱皇帝以見朱氏之簒唐書閩蜀稱帝以見四方之幅裂其傷中國之無主爲何如也若其細注梁太祖皇帝朱

晃開平元年與後注蜀髙祖王建武成元年亦同終晃之弒至後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及友貞爲庶人備録而不殺著其始終之實如此今因通鑑之疵并責朱子失予奪之權衡則過矣宜更裁之矧將發乎前而傳於後不可有一毫之戾者敢進其瞽説病愈當與商確之

鑄鐘祝文

曰惟皇帝受命于天既廣幅員乃建中都地大物盈鼓鐘之設政令攸存必審其音匪華以文警彼遐邇以覺

晨昏範金在冶功同大鈞爰告明神歷千萬春敢告

畣陳恭

友人陳恭告余曰吳門金生以聲年纔二十有四而穎悟絶人遇人輒舉濂洛之學衆皆非之甚者怒而訕之而先生獨與之者何也余曰余之所與者與其能舉濂洛之學也彼非之訕之者恥其不知而忌人之知也嗚呼欲求聖人之道者必自濂洛始然在當時有斥程子偏而不正者有斥朱子迂而不通者使二子生於今亦

必非之訕之刻於生邪生之言固衆人之所驚而怪矣衆人之所驚而怪由其不知也君子篤於求道奚人言之恤乎生之至否余固不可必而獨與其能舉濂洛之學耳無多疑

清江文集卷二十三

清江文集卷二十四

明 貝瓊 撰

中都藁

蘆軒記

天台李廷鉉之謫潁上也日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木異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彌亘以蘆而不可限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曰嘻江圖紀蘆洲至樊口三十

里大抵緣江之地宜蘆未聞穎産之饒也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内宋歐陽文忠公誠樂其勝概即老於潁不復出時蘇黄門嘗從公遊銀缸畫燭之詩至於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富庶甲第相望連檣巨艦與波上下者概可想已今既刳於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欲求如公擅西湖之風月惡乎而可邪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潁也紫淵丹水奄爲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昌繡嶺之相蔽虧亦隳而不存

此古今盛衰之變奚獨興歎於穎之蘆也哉然蘆爲物之微者薪之而不惜伐之而不禁使有嘉木異卉如向之可玩又孰取之表其陋乎其取之者以時之所見特此耳抑觀夫既苞既體至霜乾雨折之餘散花如雪陣粉糅交錯沙鷗落雁莫辨其所止固有無窮秋思不翅在瀟湘洞庭間也視彼爭榮於春騰芳交蔭曾不及乎一瞬何以過吾之所謂蘆鄭廷鉉必有得諸心矣因以其說來告余深善客之知道遂書以爲蘆軒記

東軒記

淮之南居人咸築土爲垣覆茨爲屋無高甍巨棟丹漆黝堊之飾非惟凋瘵而然蓋其風土俗尚猶古也方文敏者作東軒於所居之偏亦未始求侈於人客至輒席其中行酒賦詩連晝累夜至忘羈旅憂間嘗求記於余余觀一時鴻生碩士之所述發其義者殆無餘蘊矣然方氏越大姓也在元季時有捍海功優以名爵一門金紫氣焰赫然文敏在羣從兄弟中謙沖自厲莫不賢之

國朝革命從諸豪於濠上遂由海濱來受一廛之地即其所名盍求趣之所在乎嘗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竊爲之歎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已夫治百里邑固愈乎南邨之宅食五斗固愈乎漢下之田顧束帶之煩甘心荷鋤至乞食至止酒初無一毫怵於中者豈不以爲得此生爲至樂邪茍以得此生爲至樂孰可以易吾東軒之所處哉由是夸攷晉宋諸臣渡江之初王導庾亮以區區一

方經緯天下未暇論也謝安夸大難樹大功而讒毀隨之殷浩卒廢而書空又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已病矣劉穆之佐武帝崛起於後任兼内外不足論也王弘欲辟盈居損何尚之既老復起用智將迎烏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亦病矣今文敏去富貴而安貧賤樂焉而遊疲焉而休外無所求内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干戈格鬬之餘且將希靖節於千載視冒進不已之徒違已從人汲汲營營以

至於敗而後止者相去何如也余故推而爲之說如此

畀時尚當徑造東軒迎海月之宵升覽雲霞之朝鮮酒

酣興發援筆爲賦云

薦福草堂記

吳門秦彥昭氏既葬其親郡西十五里之薦福山又築

室以奉其主而題之曰薦福草堂因其地也間求記於

余乃爲之歎曰自中古以來人之死者有墓以藏其體

魄固異乎不葬者矣然數十年後草樹已深蛇虺之所

蟠狐兔之所殘或㤪然莫之一顧則亦委之鬼而已夫孝子仁人有所不忍於其親而忍委之鬼可乎於是建祠其旁四時朝暮謹而守之庶幾慰夫冥冥者豈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乎其於古制合否弗暇論也且薦福之在姑蘇尤特竒峭狀類虎踞一名踞湖山五代時錢氏有國嘗建薦福寺於上中有五塢宋皇祐間節度推官馬雲求其林壑之美因別以名曰芳塢曰飛泉曰修竹曰丹霞曰白雲歴今五百年而絶境猶可

想見於寒煙白草之外也彦昭用陰陽家言得其葬地

遂翦荆棘而立棟宇其南則上方穹窿其西則爲天平

又西則天池環拱旋顧如戟列屏峙而穹窿之南則太

湖三萬六千頃皆在指顧之中是知薦福盡姑蘇之形

勝草堂復據玆山之勝矣雖廢興之跡相尋於無窮此

理數之當然吾能有之一時之境因人而益勝焉初秦

氏之先居淮東之高郵業醫非一世矣後徙於蘇而彦

昭之先君子明德處士尤深於黄帝雷公問答之書參

以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論切脈用藥往往起人於阽死而多不責其報由是蘇人之有疾者咸走其門而謁之處士不以貧富貴賤悉應其求可謂樹德於無窮者至彦昭克守其業弗墮秦氏之名由是益大逮國朝平吳遷民五百家於臨濠而彦昭亦與焉時處士已沒越七年始克歸葬斯堂之作可見悽愴怵惕之心不待春雨秋霜之降而發已故不辭而記之俾刻諸石以示來者尚嗣之而弗忽可也

杏田記

吳門陳敬夫客隠濠泗間闢室若干楹廣不踰尋丈深與之等中可坐客五六人余嘗造焉因觴其所而請名於余按臨濠古鍾離國而晉董奉嘗居之奉有神仙術托於醫以治人病不責其報惟令種杏一株及成林又令以穀一器易杏食之而積穀施貧無食者今敬夫蓄善藥應人之求抑亦有奉之風乎請以杏田名之然不謂之林而謂之田者蓋祖於李長庚之詩余固有其說

矣凡人所依以爲養者莫過於田上者畆一鍾此秦陽遂雄葢一州而火耕水耨終歲不得休其爲勞苦何如也使不業田而有其地利者惟醫近之醫必宗於奉故目杏爲田奚不可也嗚呼奉之爲神仙若淪於荒唐詭誕儒者所不取而特取其有及人之仁焉夫享厚禄柄大權視人之轉徙溝壑不翅秦越人之不相恤區區窮山絶谷之士無民社之責乃能恤人之瀕死不救而有術以濟之全而活者不知其幾千百矣可謂失之此而

得之彼宜其没已久而人猶稱之也世之庸醫又特假其名而漁利一時曰吾奉也人亦信其皆奉也烏有奉之治人且不有其利也哉敬夫雖無神仙之術如奉疾病者仰其藥而不夭其天年則其施也慱與奉之杏何異邪德之所積殆不可以町畦而有杏田之實奉不足以專美於前矣是爲記復繫之以詩詩曰

田彼夕陽時耕時藝庶竭吾力以私其利猶與董奉樹杏千株地無肥磽有花紛敷既花而實又易以穀猛虎

守之盜者斯逐惟敬夫氏蓄欒滿家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取直孔廉厥施孔博何殊杏田不稼而穫我作我詩爰揭座隅益封殖之孰匪菑畬

四清堂記

鳳陽單公寧山之居京師也築室若干楹既洪而墁中貫竹牀一楮帷菊枕以時休息焉蓋豐而能約約而能安者合而名之曰四清見於鴻生碩士之詠歌亦既富矣復徵記於貝瓊至於三四而不倦瓊因論元之季華

靡無節而在位貪墨民窮怨積胥起爲讐訖亡天下當是時人主非不圖治中外之臣苟有一節之清者旌而厲之使皆有所勸而守令得以貨之邊將得以貨之六察得以貨之宰相任天下之重者得以貨之苞苴盛行曲直弗當法從而敗理從而墮矣彼且爲虎狼爲淘河累貲鉅萬猶不饜其求孰計國家之安危也哉公自少砥礪名節爲郡功曹人莫敢干以私可謂絶無而僅有已遭時之變嘗率鄉兵保境濠泗之間衆恃以安及歸

皇明遂見知於上爲按察使歴工部兵部尚書位尊而禄厚被服必錦繡也玩好必珠玉也娱樂必聲伎婦女也有不足怪者乃斥而不近而以四清爲尚等於儒者信其中無一物之累介然表乎波流風靡之餘者歟昔齊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以爲儉漢公孫弘脱粟布被而汲黯以爲詐夫弘之曲學阿世其僞可知而晏子雖不合於禮抑亦病其奢而矯之者或者猶稱其爲知禮也若公之四清故近於晏之儉的非公孫之詐矣區

區舉物為言而不求其心又惡知所存有大於是者向使人人為其所為則身名俱榮以及於後世何其愚闇不知如此而公所以獨高也故樂道其善而書之覽者尚懲彼之失而監此為法云

惜陰軒記

會稽翁昌齡氏寓金陵之青溪性不悅於紛華益窮六籍之說顔其室曰惜陰其言以為禹惜寸陰而陶士行謂衆人當惜分陰禹勤於治士行勤於事吾取以為法

云乃馳書三百里求余爲之記然余之荒落尚可以言此乎辭弗獲則復之曰日之經天而西也分積而寸寸積而尋丈以周所歷之度疑若可久矣方出而旦而夕已及之既進爲暑而寒復襲之射之發而不返丸之轉而下走曷足以喻其疾邪君子苦其學之難成而懼其時之易失必務於勤如禹如士行可也傳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孔子聖人也好古敏以求之顏子學聖人者也語之而不惰矧以闇劣之資而自畫自怠歟余爲童

予時不知進學爲事飽而嬉倦而休智弗加益而年寖長矣及困厄不振涉三泖出五茸將觀天下之會以自壯復宿留三吳日從遊盤燕樂之適卒無所得而貌亦改矣中夜思之惕焉内慚謝其所與往來者盡發篋中書讀之其未見者則假諸人庶日有所進歲有不同塞者以通而虛者以充也屬海内兵爭遠近騷然於是辟亂山谷中又十有五年則既老而耄執卷竟日旋復忘之嗚呼少而壯壯而老坐於不勤如此雖病而悔又何

及矣故常舉以告人使毋蹈其轍彼一時新進或未成而遽足或既仕而尋棄不亦悲夫今昌齡由國子生擢爲吴府伴讀退朝而歸未嘗與書稍輟且以惜陰自警孳孳汲汲恒若不足是能觀夫天有不息之機以致吾不息之功則其於學不極其至不止也非徒余之所愧實有望於若人焉姑書以勗其志

雙井堂記

按志雙井在寧州之修江中江深不可見至秋冬水落

始出而釣臺石明月灣咸在其上葢亦西江之一奇觀也宋黄太史山谷家焉公時與賓客來遊輒取水烹茶清冽異乎他泉且賦詩有十里秋風香之語雙井之名繇是益顯距今三百餘年而祠堂猶存不廢則一時之風流槩可想已後盤谷先生居東甌之平陽者亦其苗裔歟嘗登咸淳進士第及宋社既墟遂隱不仕乃即居第前鑿二沼種蓮於中復以雙井名堂特示不忘其先之意雖其地與修江不同實有太史之趣云三世孫吉

甫仕皇朝征商鳳陽者五年於兹閒過橋門見余求記所謂雙井堂者至於三四無倦色以爲非鉅手筆不以屬也遂復之曰余嘗讀易井之爲卦曰改邑不改井况修江之井又非穴地而爲者終天地未嘗改也而此特放而名之耳然名之所在君子得以考其事而論其人焉初山谷以詩鳴熈寧元豐閒與蘇文忠公馳騁上下文忠公極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唐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盡古今之變深而不僻奇而有

法在諸家爲第一惜其與時乂牙放浪雙井不得久於朝廷之上使歌頌有宋之功德上軼三代徒發之游歷所見凡風雲雷電苑囿臺榭禽魚草木悉寓於辭以洩其奇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余於山谷尤信之子孫綿延至盤谷僅一中科目又當革命之際弗及究其所施以終今吉甫博學工文亦區區授一典市官何其豐於才而嗇於位邪此天也非人之所與也然自山谷而盤谷自盤谷而吉甫歷若干世而流澤之深厚與雙井同

一不竭視彼暴盈遽替者得失何如哉髙堂巋然俯臨水鏡過者寧無反覆思慕而不改之常徳尤可見也故因其請而極言之尚益昌其詩以衍西江之派者不在其後乎不在其後乎是爲記

聽松樓記

平陽縣治南出爲嶺門嶺門之西有大山特起曰九皇嶄然與東山相雄長巨族林敬伯氏擇其勝處而居焉山多千歲古松拱者偃者樛者直者鬱然盤錯雷霆霜

雪之餘不見遠近於是抗層構於蒼翠間題曰聽松樓謁余爲記起問其狀則曰吾嘗讀書其上有聲颼颼然謖謖然經於周阿達於重簷若繹而不絶若合而不散雖朱絲之清汎鳳匏之啾發曷足以喻此邪此吾聽之而樂也或天風夜作飛雨驟至激崪嶆殷空同又若海濤之破山而西瀑布自天而落此吾聽之而駭也莊周所謂天籟者非歟韋先生卒言之余因論人之所同聽者莫過於樂而聽古樂者惟恐其卧聽新樂者至不知

倦則雲門咸池不足以悅天下之耳刹松之爲聲非有六律七均之和以合乎黃鍾大吕者孰能聽之聽之而悅不知概於古今之樂何如也其殆真樂所在得於自然異於人之所聽矣抑聞之善聽者不以耳聽而以心聽而以神聽以神聽者上也以心聽者中也以耳聽者下也假於耳曷若會之心會之心曷若極乎神與聽松之頃信其不徒以耳也余將起周而質之敬伯曰至矣遂書其說俾歸刻諸石檇李貝瓊記

晩翠堂記

物有同類而絶異者余以草木觀之矣風雷之所鼓動雨露之所發生枅而枝枝而幹綿山亘谷如青雲被霞遠近一色松栢蒲柳孰辨其勝負也及一氣之烈蒼然而不悴鬱然而益蕃回視向之衆木何其暴榮遽落曽弗及乎旦暮之近況能與之偃蹇於冰雪之中也哉葢衆木榮於一時時之變也不能不變而松栢貫四時歷千歲其大百圍其高參天不以時而盛衰也然後别其

高直秀竦之姿而先後遲速有弗足論者此君子取之以比德乎大抵士之特立不回者非若新進之易合人方以爲榮而不足爲吾榮人方以爲辱而不足爲吾辱阨於前也既久則伸於後也必大畜於内也既足則發於外也必周此馬援卒成其大器楊震亦起於五七奚翅松栢之在衆木㗳然余之所見者亦尠也臨汾單守道者元中大夫湖南廉訪使副使明卿之孫政議大夫同知通政院事仁美之子也乃能刮磨豪習折節讀書

雖間關兵馬間亦不少輟嘗失其母走三千里訪於金陵得之縉紳咸稱其孝焉國朝置國子學聚四方之學者遂由諸生升上舍未幾衆皆超遷爲美官横金躍馬驚駭閭里守道方從余來中都分教諸子弟乃以晚翠名其遊息之所以自厲而無一毫媒禄意信其落落如松柏之翠而非暴榮遽落者比矣嗚呼松柏之於衆木類也其材恒見於晚士之與常人類也其志亦成於晚事固不貴乎早也余知守道將有爲於久屈之餘而發

其所蓄無疑矣因其求文以記之故申其説如此而復戒其守云

白雲書舍記

雲之爲物不一而白雲則水土清明之氣上升於天幽人處士恒玩而樂之然其去留無跡卷舒無時所謂雲之閒者非若雨雲雪雲之能澤物也會稽褚君德剛讀書蟠龍山下每清秋雨止牎户皆雲也几席皆雲也被覆左右彌亘前後其居也以雲爲賓客其出也以雲爲

車徒其限也以雲爲藩籬其飾也以雲爲采色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日相接而相忘焉題曰白雲書舍蓋據一方之勝而香爐玉筍聯綿於雲間鴻禧之觀龍瑞之宮蔽虧於雲外城郭之埃塵迴隔而不及也鋤雲而耕披雲而薪既足以自給而太夫人又壽考康寧歲時稱壽洩洩融融此亦有天下之至樂萬鍾千駟孰有加於是哉使有萬鍾千駟之榮或不及養其親而反貽親憂得失抑何如邪書暇輒弦琴而歌歌曰山出白雲兮既

不以雨白雲浮浮兮又翳余户余退無營兮朝耕夜書卒歲有褐兮食且有蔬覽彼白雲兮惟潔時懋載酌清醑兮爲母之壽繇是一時談者莫不樂道其美焉逮洪武之起爲中書掾轉青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尋升鳳陽大都督府經歷乃不遠千里迎其母涉江道淮來王都亦無異在蟠龍時蓋所居之境不同而同其樂也故復揭白雲之名於寓所親之所在即雲之所在有不待假於雲者視唐狄文忠公北登太行而興望雲之歎固不

得全其私如德剛矣因詳其出處而著恩義之兼盡云

清江文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清江文集卷二十五

明 貝瓊 撰

中都藁

歸耕處記

吳大姓謝伯禮氏繇雲間徙臨淮之東園築室若干楹題曰歸耕處志其出而復歸而所歸非一故以處言之云初余遊九峯三泖間嘗愛其俗務本而好學故無不耕之民無不食之地而諸謝雄葢一邑比古之秦陽時

伯禮自松江別駕歸亦耦田夫野老於隴上不以爲恥焉蓋耕而仕也進而行吾道仕而耕也退而求吾志出處一致也元季之變大發州郡丁操兵以從征伐遠近騷然雖欲耕而不可得者非獨三吳爲然已今天子受命削平宇内卒復於伍民復於廬農復於田工復於肆皆歸之道也乃越在二千里外積十年之久出入東園不啻九峯三泖時遂將老焉出而歸歸而耕又奚局於一方也一日會於中都屬記於余且言向之功而爵者

不得田吾田爵而臨者不得田吾田獲田吾田而不失爲農者五十年固無功而爵之榮幸而免於爵而臨之禍天之厚於吾者多矣輟耕之頃談話東阡西陌之上以爲鹿門之龎德公紫桑之陶靖節庶幾尚友於千載歟或者方病其勞苦而祁寒暑雨之弗堪也舍耒耜去南畒汲汲焉營斗筲之禄摩肩疊跡於朝曾不監其得失宜乎長往不來者所以深詆之則爲吾東園之歸者幾何人也歲既登矣吾亦可休矣於是釀酒擊鮮合族

人父老酌以相勞酒酣輒起而爲歌歌曰有田膴膴於淮之滸既畬既播復膏以雨我稼之芃芃兮使無食於𨺅兮於以樂歳之屢豐兮衆皆擊器和之其樂爲何如哉余聞而壯之雖未能遂其歸如伯禮喜見若人於千起萬滅中可謂爲農之久知農之深而超然獨髙已姑序其事并録其言爲歸耕處記

屺思軒記

余之分教中都也詔選國子生十人副之行而首選永

嘉王廷采焉廷采母卒久矣一日讀詩至魏風陟岵之
二章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爲之潸然泣下曰吾又何
望乎雖然人之於親至死不窮乃以思名其室而上加
屺者義繫於屺也義繫於屺而其思有二余從而論之
夫父子兄弟處乎一室其入也相守其出也相從豈非
天下之至樂而一旦有事於四方自燕而南自越而北
跋履山川之險蒙犯風露之久其有不思者乎此離而
思也離而思者猶望其歸而不至於長思也或不幸而

有故焉則又何如邪此没而思也没而思者終其身而已矣廷采之於母没而思者也莫親於父母惡忍忘於既没哉惟其生甫十月而鞠於姑宜不知有母也及長而好學其季父子之宜不知有父也年幾三十而始克復正且以喪母之為悲其心同乎陟屺之孝子而事則不倫矣陟屺之孝子見於詩者自父而母自母而兄又設為父母之辭欲其無已無寐雖思而不過於傷也若廷采者以其有父焉吾尚及事之而不及見吾母矣吾

寧不悲乎於是掇取二章以表其志思尤切於陟屺之時也嗚呼風氣日漓教化不行朝死而夕忘之者汩其天而不復曾弗若鳥獸之有知矣余幸見若人於所不得見故因其出於一本而不可已者反覆爲之說如此非以其多乎道之爲異也抑豈以是爲多乎道哉觀者尚興起於孝使不淪於薄余因有錫類之望矣於是乎書

來鷗亭記

震澤而下其水滙於華亭為三泖民多環泖而居有姚宗文氏結亭一所以據其勝下俯平波萬頃而白鷗千百為羣題曰來鷗亭繪而為圖述而為文者亦既侈矣復求記於余余觀飛動之族不一而鳳為鳥之靈者也鶴為鳥之仙者也鷗為鳥之閒者也鳳一出千歲其來以德鶴一飛萬里其來以類若鷗者無鳳之文采無鶴之音聲出没波濤之中下上洲渚之間未始為人之所畜人亦弗之畜焉惟江海之士日從之遊以其無心也

不然則不來已大抵天下之物以無心而相感天下之事以無心而相成海翁之鷗不足言者必若宋之魏公韓忠獻歟海翁無爵祿之慕無聲譽之求而狎鷗於渺茫者宜也公歷事三朝出受經畧之寄入居匡輔之職前後五十餘年至陶萬物於太和措宗社於盤石雖古臯陶稷契無以過之顧以狎鷗爲號又豈矯情而誣俗邪葢其卷舒進退舉任於道非有一毫與乎其間所以樹大功定大事皆出於無心而已使如患得患失之徒

挾數以爲能矜功而自許惡知鷗之可狎也哉此吾高魏公之爲人不翅海翁忘爵禄聲譽之累而與鷗相忘者鷗寧没而不爲之來乎今宗文閟而不試放於閒適亦有鷗之逸者其爲海翁爲名臣魏公未可知也燕坐之頃四顧無雲九山前起遥見雪影翩翩來於空青之外悠然自適殆非海翁之所知已余將老而東歸道出雲間艤舟亭下尚當尋盟於未寒云

來德堂記

平陽林與直既葬其大父文卿於縣治南九十里之茅竹里築亭若干楹於墓側歲時既祭而燕合族人於此焉間請名於余按其先世爲泉南人在唐有福唐尉攢母死廬墓致白鶴甘露之應事聞詔立二闕於墓前號闕下林氏五季之亂舉宗七人徙平陽而散居焉四溪其一也由四溪而下嶺又析爲二族居嶺門者有宋參議公某則與直之始祖也參議公之後爲大諫公某大諫公之後有知道州望之望之生太玉元初爲建寧教

授歷官至建德推官而文卿則太玉之季子重然諾寡言笑以與時乂牙不仕而隱工鼓琴暇則抱琴往長林曲水間作秋鴻操一曲觀者以爲神仙中人年六十有五終與直之少也其父彥暉出遊吳越故常依之以居而朝夕有戒出入有節既長從師講學通春秋大經洪武八年至京師補國子生遂升上舍皆文卿之教也志曰百歲之計來之以德攷其前後而知善於計者請以來德名之乃進而告曰東南之強宗大姓位非不尊而

畜非不厚也或三四傳而覆而近者一再傳而已其能綿延五六百年歷十有餘世者豈非繫於人物歟譬之場師之木尺寸而長至於參天蔽日豈一朝夕之所致哉其風雷之所排霜雪之所虐吾不知其幾矣惟封之固而溉之勤其本既強而不爲摧敗偃仆如此君子之於德也亦若是焉存於方寸之中而施之天下之廣積於數百年之久而發於一旦之間視彼區區祈天而不獲則怨天責人而不報則尤人何異不貫而求贏不稼

而求獲者哉若福唐至大諫公而始大大諫至道州而益顯文卿又能不𢀖前人之德而及乎與直故知向之有位者不能世其官厚畜者不能享其利而積德之效出於理之必然焉可誣也則後百歲而爲計者又在彥暉之父子益厚其積亦若爾祖爾父焉人物之盛當不止於此而林氏之福德其來鳥有涯也哉既名其堂復爲記以勗之

巢居記

隱者巢居子築室城東門外廣容一席客至輒促膝而坐且夸與客曰鳥巢於木而吾之室實類之其下平而不甃其蓋朴而不斵疎之以來清風密之以禦天雨前有玉山旁紆大川挹朝光於東隅納星月於夜牕此吾之所居奚翅一巢也於是而偃休於是而嘯歌泰然自足不知其爲陋也復仰而思之彼富貴家崇墉屹屹焉廣厦渠渠焉其與吾之巢又何大相什百邪且厚積以爲寇之招外揵而爲鬼之瞰曾弗若吾爲巢之固而安

也客乃辴爾而笑曰彼徇於物者也子亦未能忘乎物也子以其奢爲病惡知不以吾之陋爲病歟子以其陋爲樂烏知不以彼之奢爲樂歟其趣既殊而是非蠭起曷若忘彼此而一之也忘彼此而一之則孰爲巢也孰爲非巢也渾渾乎太古之天熙熙乎太古之人也子以爲何如遂起而謝曰吾之所未及也請書爲記巢居子者番陽周克復氏客爲檇李貝瓊也

翠屏軒記

睦大族葉明遠氏居壽昌之茗塘羣山旁圍一水中亘而東北一山却立千仞者曰屏風山乃築室其下爲遊息之所題曰翠屏嘗命其季國子生焱求余爲之記未暇復也及余來中都焱亦與諸生奉旨分教州縣之子弟遂至臨淮復申其請焉則爲之說曰山之類屏者非一若二華之在關右羅浮九嶷之在湖外赤城天姥四明雁蕩之在海隅連峯沓嶂上接霄漢然皆不以屏目之惟九江匡廬則有屏風九疊與壽昌之山亦名屏風

焉彼固不可概以一物者或斷或連或起或伏有上銳如劒戟之列者有突怒如蛟龍屈盤者有效奇獻秀如青蓮萬朶鳳飛而獸舞者又可專以屏言之乎惟屏風九疊出於千巖萬壑間與香爐五老相參其曲折之狀可想已壽昌之屏風山闕於僻壤雖不得爭雄匡廬而遊人寓公亦無至而玩之發於文辭以表其靈異豈非造物者將待其人也乎大抵天下之奇觀未必專於一方二華羅浮九嶷赤城天姥四明鴈蕩之外其扶輿蜿

蟺之所鍾者烏可限乎南北邪苟得其趣於煙雲吐納之時春嵐秋色之變猿啼禽鳥之情卉木葩豔之發固不待窮周王之轍跡道秦隴上天台浮瀟湘洞庭而覽其勝則翠屏不異匡廬之九疊已吾何爲之左右焉然明遠父子托於林壑之久宜其出入上下饜見飫聞而且好之不已傳曰仁者樂山斯可謂之仁矣柳子記馬退山之亭有曰以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則其儉亦可知矣雖然君子之於物豈徒爲耳目之恵哉燄嘗講易

於家而求聖人畫卦假象之意抑觀地中有山之象則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乎觀天在山中之象則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至如虛以受人懲忿窒欲何莫不取乎山澤也由是而進學焉將與翠屏拔於丘垤之界而山亦因之益勝視境中所謂錦峯繡嶺者何如邪余老而縻於官未得如明逺放浪物外一登翠屏之顛招安期挹盧敖而徒彷彿其寸碧於天際慨然遐思而已尚懼辱於山靈而勒移謝客也於是乎書

風木亭記

國子生平陽董瑠蚤孤既葬父伯髙築亭於墓左題之曰風木取韓詩外傳記臯魚之語云初伯髙撫瑠甚勤而教之有法時年甫十二猶未知也既長而有知思報無窮之德而抱無窮之戚矣此亭之所以作因求記其所謂風木者久未復也洪武八年春余分教中都復與瑠俱且申其請乃爲之說曰木之性恒撓於風子之心恒奪於天此古今之所悲而臯魚至於哭而死也然余

不足於魚焉漢毛義捧檄而喜喜義豈喜得一州縣哉葢爲親屈也苟知爲親屈則不暇於擇禄而魚去親之久事主之難既困而歸自稱其失有三又何及邪孔子門人聞而歸者三十餘人則以魚激之且懲其過也雖然莫尊於親莫大於養親顧菽水之薄或缺於前而三牲之具不必享於後所謂事有不可全人有不可強者風木之感爲何如邪非特一魚而已今瑁志同於魚而無其三失惟以死而厚於祭也孰與生而養之薄死而致

其哀也孰與生而樂之深故假其言表吾之思耳歲時展敬墓下登斯亭也俯金洲而仰靈鷲徘徊四顧又安得起吾親於九京歟此尤足閔之也嗚呼彼一時富貴者居有華構出有輿馬饜粱肉而襲綺紈者皆不肖之子弟曾弗悼其親於既没不及事之爲戚如瑁者此又魚之罪人而世亦莫之怪已豈不重有所感夫

居易齋記

學必志於君子而君子之事居易而已吾未暇極論古

今之人始舉其所可知者捉襟而肘見納屨而後缺非曾氏之居易乎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非孟氏之居易乎彼二子者烏知貧賤之爲約富貴之爲泰也處約必餒而不知其爲約則約而泰矣處泰必盈而不知其爲泰則泰亦何愈於約哉分定故也而世之常人苦其貧賤而欲去之則不能安吾之分矣終亦莫之去也羨其富貴而欲求之則將踰彼之分矣終亦莫之得也鮮知居易之爲事而爲君子之所爲者然亦不可責其爲

君子也三衢魯濬文氏乃及於此葢亦千百而十一歟一室蕭然日讀書其中而無一毫外慕意余固嘉之且求爲之記故告之如此抑求之中庸子思既言居易行險爲君子小人之辨矣復引孔子之說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葢必由是而進焉不然吾恐未免於苦貧賤而羡富貴姑假之以文其怨悔而於自反之功未至也茍知自反則無往而非居易矧是區區者邪濬文尚朂之

瓜田小隱記

昔東陵侯邵平當秦既亡遂去之青門老於種瓜吾嘗論高帝入關初秦人迎而降者已知有漢而不知有秦矣至天下大定則相率爲臣如張蒼之徒亦何怪哉平獨不忍背君而汙其身去東陵之封如脫屣而甘心瓜田之中是知有秦而不知有漢也宜歷千百世之久風節凛然與西山餓夫同一高已談者且以前之侯也其富貴如此後之種瓜也其貧賤又如此爲平一身之榮

辱得喪惡知平者乎雲間邵子振氏平之後也徙居臨淮之東屯扁其所曰瓜田小隱豈其風流猶有存者歟余與子振爲師友故知之爲詳邵氏自翠巖至於雪溪自雪溪至於浦雲而及子振之父貧谷一門四世其盛何如邪及運革事殊破萬金之產乃從農夫於隴畝可謂有平之氣象固知貴賤無恒猶天之寒暑不足爲吾之戚欣而泰然自足歟是可嘉也故爲之記

慎獨齋記

昔人有鼓琴者坐客聞而去之以琴有殺聲也時見螳鼓臂搏蟬其心一動使純古淡泊忽變爲殺伐而人已知之則雖至密之地可以欺人乎人不可欺由吾之情有不可隱也或者肆其巧詐欲欺天下之人以爲不吾知也豈不悖哉是亦昧於君子慎獨之戒矣嗚呼日月之明未有過於獨者故君子恒察乎方起未形之機儼乎若神明之臨也凜乎若師傅之在前也其慎之如此惟求之於不欺而已余之鹵莽滅裂何足以及此而國

子生建德王以寧氏顏其讀書之所曰慎獨數求余爲
記因舉所聞而論之抑朱子示學者體道之功莫切於
慎獨及其告君也復卷卷進其説焉誠以應事接物本
乎一心使公私邪正交戰於中互爲勝負則施之家國
天下必有不得其當者惡可忽於不見不聞而弗之察
歟曽子子思以是相傳而發於先儒者亦既詳矣竊閔
夫僅知用力者不勇其朝暮之爲不善者人雖知而無
忌矧望其能慎於所不知乎此余所以益歎世道之衰

心術之壊而嘉以寧知爲學之要也以寧苟於獨而慎之善吾守而不失惡吾制而不行庶無一事之不慎所至又可量哉尚以余言朂之繫之以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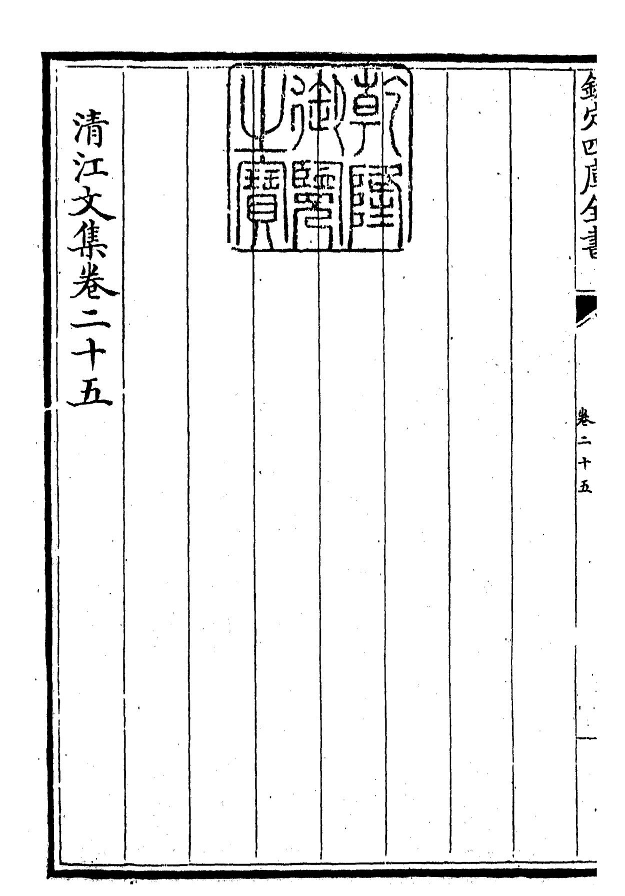
吾處暗室若謂無人人雖不知敢忘事天至隱而見至微而著奚翅十手神明是懼惟操則存惟舍則亡奚翅六馬奔逸是防所以君子察其所發苟不自欺善惡攸決嗟以寧氏必慎於斯仁義之充實繇是基我作我詩匪僞之飾朝夕監之尚朂無斁

桃花流水記

桃花流水非出武陵之桃源者國子博士會稽錢公子予築室蟠龍山下有水盤回曲折遂以其地擬之桃源也按桃源爲天壤閒絶境宜高人韻士聞而慕之今桃源州桃川宫南一里是也實武陵八景之一陶淵明記葢特指秦人避地居此不與世通後好事者輒言其爲神仙詩人從而附會之豈不怪哉然自秦以降更王迭伯攻戰不息天下之人不死於兵則死於賦者十六七

而山谷之中老子長孫至歷六百年之久理亂不及於耳榮辱不加於身以神仙目之亦非過矣及晉太原中漁者既至而出其道卒莫之塞則人民始病而風土亦壊今且同於他境長荊棘而伏狐兎惡有昔之種桃者乎或能自遠於城郛囂埃之外如王維之輞川李白之匡山杜甫之錦江孰非桃源之勝而白之見於詩者亦有桃花流水之語奚必桃源之爲桃源也子寻之意殆與此同已當其暇時徘徊水曲或坐石而釣或倚樹而

歌其景無窮其趣亦無窮也則以林壑未有過於桃源而桃源不待往求而在是矣彼汲汲於貨利之途而棲棲於權勢之門者烏足以知其超然物外為高耶初子子在京師時常屬余記之余因告曰公由布衣徵為國子助教方朝而入暮而出未宜戀寛閒寂寞之濵也姑俟其歸越四年為洪武十年乃獲請老於朝而桃花流水果為其所私矣不可以不復者故書其說以寄之異時將躡屩而往侯公香爐玉笥云



清江文集卷二十五